

莊子
虛齋
口義

三

莊子內篇齊物論卷之二

庸齋 林 希逸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法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也凡事

皆出於天故曰天之所為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盡者故曰天之所為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也故曰知天而後知人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待者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人又非天也譬如壽夭命也而非人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壙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謂味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守也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此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

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

暮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暮事過而弗悔過

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

今日曰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

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

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古

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其寢不夢神定

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瘡是

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

而上下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

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

者見之哇吐也嗌咽也此一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

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

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

跳便是若哇之言易屈服也所謂然者人欲也天機

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慾隨

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

皆原於此足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草草

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草草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儻

然而往儻然而來正心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

所終受而喜之志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生此一段只說生死出

往憫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

復即是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

意也夫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是不求其

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

裏去受受其形也後成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

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喜復歸也

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忘而復之不喜復歸也

命人之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若然者其心志

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其容寂其顛顛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意此書字義不可

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

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

壁十九年是其容寂憂顛顛大也顛顛也頭容直

故見其顛顛然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

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

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

接而生時乎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澤愛天下也皆以

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

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

為仁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

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

下無大無小皆為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窮

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無心以無

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

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

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

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

必為名者實之賓為賓失己也故曰非士真

自為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

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借而下

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

其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

狐不借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

自得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

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

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
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此一段
形容之

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頹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所中立而倚也慊然若不
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也意左傳使
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而虛者
有德之隅而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
有若無也馭世應物有不得邴邴喜貌亦猶然
後應也瀋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粹然見於
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
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
與世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
曰似世警乎者大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
制好閉不欲開言亦若不言故曰方其未言似
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方其未言似
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
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
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
綽綽乎禮為母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

年日義三

五

乎用智則用智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
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
登山小丘有足行者皆自至也此無容心之
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
喻也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

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化一自然也

好即好惡也其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
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
一也一人能若以好惡為異則知天者而不可
者故曰其不一與以好惡為異則知天者而不可
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
無分於天人所謂兩循者皆歸之已此故曰天
俱遣老子天人所謂兩循者皆歸之已此故曰天

勝此乃一與不一皆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一也此一即大宗師心皆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也死生猶旦夜

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曰命曰天即此實理

也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

意曰此數語蓋以死生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一

之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故曰可以為眾父父故

而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

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

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為不若體道而無為

也譽堯非桀一也雖若無此其獨見自得處

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

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

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曰有無俱

遣又曰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
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泥
地也自有形而後有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
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
身死可已謂朝聞道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辛口義三

六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
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
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壘中之舟澤中之山可
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
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
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
舟壘山澤也壘之大小可以藏舟澤之大小可以藏

山以自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
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
所遯矣萬物之真實顯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
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
萬化安知其所以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
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
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之善者能也言造
物能此人所待者道也况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
也一節高之節此是莊子之筆夫道有情有信無
勢若聖賢之節此是莊子之筆夫道有情有信無
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前段

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

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也無形無方體也

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

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

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

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

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

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

曰生天不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

不為深不為父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

六合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宥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

前段

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

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也無形無方體也

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

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

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

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

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

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

曰生天不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

不為深不為父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

六合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宥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南伯子葵問乎女

僞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乎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

莊子

九

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葵女僞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脩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

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
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
已三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
一節耳外生者遺其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
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死
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將送也無迎送無成而
字說不生生之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
不為死生之而然也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而
毀即其定者常在寧也搜拂也雖搜擾汨亂之
中而其定者常在寧也搜拂也雖搜擾汨亂之
故曰搜寧搜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九箇
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
簡冊故曰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
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
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徹而行使也需待
與攝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
也足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自得之樂也
不足而求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莊子

十一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
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子祀子輿子犁
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聞而

無事跼躒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鷄炙浸假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也莫逆於心心皆

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備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也也下而隱於臍有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也後成病故曰有冷其心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跼躒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惡之乎此子祀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假使造物之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適去夫子順也亦爲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着也苟爲物所着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所着則不能自釋故曰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是自然之篇只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是自然兩字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
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
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

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曾子之

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
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
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
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
論但其文奇唯命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貫
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貫
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
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
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
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
下六字如此結上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一段真文之奇處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
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
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相與於無相與以無心也相為
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
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

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織箔也或編
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
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
我猶為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
在淨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趣禮意猶言禮之本
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豕首之歌
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
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
等人不待學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佛而自有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乎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
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
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
言與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
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
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
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為造物只是初附贅
為友遊乎天地之間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
縣疣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
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

論語

卷之

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
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故曰反於
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可見其初也
彷徨乎遊之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
即方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
之貌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
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
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
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
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裁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也

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

而生成定無事無為也畸則隨其分獨也言獨異之

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以為

君子則人以所謂小人人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

人矣莊子不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亦憤世

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亦憤世疾邪而有此

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

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

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

所為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端倪之意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簡矣不知所以

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為物。以待其終。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化。自然能聽其自化。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化。而我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

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

宅居也。且生也。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

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

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妙。所

以欲簡。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

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

字良可。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

笑也。且吾者我也。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

之乎。且吾者我也。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

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庸距知吾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

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一雙眼者亦難讀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一。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

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

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

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

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

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不及排。於此。排字與

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於此。排字與下句

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
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
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
妙前所謂寥天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
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趣意而子見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
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
乎盲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距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
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
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
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
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
挑無極彷彿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
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籬也言我不敢求

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
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不知言汝能有
道而不知其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也言汝能知
者不知其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也言汝能知
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
之習而行乎自然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
剗使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
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
說出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
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
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如此意長於上古言在
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上古言在
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左旋而地之所載山
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而地之所載山
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百川巖
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衆形之間如百川巖

禮記

卷之八

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
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顏回曰回益
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
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
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道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
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

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論
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
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
仁義二字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
先志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
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志之矣此有無俱
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
皆不自知故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墮技體也
去智黜聰即大通也觀此坐忘所謂聖者無所
不通眷一作聖眷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
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
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
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
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
也此賢於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
人之賢也

莊子

十九

七

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
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

夫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
絕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
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
弱而其聲微也而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
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變是也歌得不
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
此數語最精絕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
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

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四問而四以不言為不二法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

門多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
字多是虛言即鳥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
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
今知之者言汝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
王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而要結也泰氏
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
人未始出於非人猶曰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
皆是其弄竒筆歟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不自
得也或以已為馬或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
聽人誰何也其所以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
在於己皆天也其所以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
其任自然而後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
於非人前曰出於造化之後曰入於造化之上故
以應帝王之意正在此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在接輿故接輿以此
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為天下故曰以下法也經式義度人
也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已出經式義度人
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
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
蚤蟲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

化之

北乙

片

化之順性命之理而行也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
行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此莊
子之意也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
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重鑿言有迹者
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
無知之愚猶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
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臯也二天根遊於殷陽至
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
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
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
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然而無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道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

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遊於人出而

順造物之自然也獸足也飽也言遊於人出而

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

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

天地也何昂德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此感字以

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之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

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淡

前此性皆合於自然而聽之以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聽之以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自然則私矣此天根再問

便見無名後所稱人名皆實語告之其名為無名類所以

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在

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

無名子之類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

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殳之狗來藉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此有人於此數句是不指人名

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
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疏虛也徹通也言事事通
徹而所見虛明也言用之為王者事如此而學道不倦可
以比明王否言用之為王者事如此而學道不倦可
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
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
技術之人也此為學身俱勞是猶胥易技係則
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俱勞是猶胥易技係則
而巳怵心言如此為學身俱勞是猶胥易技係則
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以皮有文故
理狗能執理與徠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
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理字又見天地篇
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之者事則虎豹之類
亦可以比於明王矣此貶之甚之辭也此三句
文自竒功蓋天下而弗恃此朝野不知而成而不
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成而不
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義天施地生雲
就平仄與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也訓釋亦

卷三

北三

連

行兩施天施兩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則一
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
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不自
測者不可測識也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
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
說其各篇應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郊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

人得而相汝其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

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

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

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

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知生也無雄又

奚知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

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爲高於

世而欲人必信之神巫得以相汝

便是未化與故神巫得以相汝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

杜德機也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

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

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

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

濕灰活火也濕灰則活火欲滅之意杜德

機亦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非活

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杜權則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
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
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無
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嘗又
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也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

殆見吾衡氣機也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太

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之半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
定靜而不觀相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是觀相止水流皆

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

一觀也審信也言觀相信乎為一觀也

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

三言我之妙與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

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與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

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

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與精論文者方知之此

章本有四五節就文章伸縮之法也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邴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

以為波流故逃之出也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

委蛇順也若無物若弟靡者不知其如何故曰不

知其誰何也弟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

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

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

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為其妻饜代其妻執饜於鼎竈之

於內而不知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

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技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

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

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無為

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無為

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

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物而不傷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

府聚也前言不暮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

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焉則謀無所用心故

曰無為謀府事雖不能無智而不可以事自任故

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可以事自任故

曰無為謀府事雖不能無智而不可以事自任故

曰無為謀府事雖不能無智而不可以事自任故

莊子

北

集

始也。天之授我，所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以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所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着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物。謂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

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形容墮枝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平常。此形話，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話，是寓言不可泥着。泥着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日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鑿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三十三篇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為內外篇，有七字，或三字，為名如自駢拇而。下。則只撥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如其書本無精麤，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或人為內篇文精，外篇文麤。不然。也。又有以七。為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道，遙。遊而後可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

間故以人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
我故以我而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
人師於我而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
既有此道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大宗師繼之
之雖其說亦通但如子却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如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歸結處
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之主之自傳也德充符之
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
七篇都盡却粧撰像忽渾沌一不奇特之中庸一
日而渾沌死看此機軸豈不乃結之曰七
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不奇特之中庸一
無耳向矣此亦長文春秋至西狩獲麟於此是
破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
曰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
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
當時下面若更有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
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
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
兩日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
與希逸言之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慮止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也與生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

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曰德駢

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

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

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

道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

則併以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

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

多事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

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辯者纍

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

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

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

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

是矣故曰非乎而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

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

本靜而強於為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

不及者人所為也使人難行之法故曰使

動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鼓

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

莊子 卷之三 大小 一

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累
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
為辯故曰竄也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故罷也

勞苦故曰跋趾以為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而
揚墨之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
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彼正正者不
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

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失其性命也

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跂雖長而
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

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

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

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

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身鶴二端言之則仁

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使之仁義出於自

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

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

禹湯皆在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人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
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手足之駢

病而不可強也故曰有餘於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

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

睫蒙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

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

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

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

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也囂囂

曹雜也三代而下此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

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

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

鈎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

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

之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失其本然也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

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

哉使天下惑也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

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

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

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
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一者也故曰不可知其所
古窮今不加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
纏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
泥拘束何以道於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
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
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
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
孟子不同讀者當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
知自分別可也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

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惑迷也

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

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

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

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

德是以殉名外物而易其性也

子則殉名外物而易其性也

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

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

以指上言聖人大抑高此書之中國大抵如此數子

同而其忘身傷士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二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以下抑高之意也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清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是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此曾史亦是

以下即高之意藏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言語皆莊子獨到
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

注三
此句

犬逐塊所謂幻花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
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

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本心而馳騫於外則皆為
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
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慾象

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
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詆

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
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慾而然非語孟二書之

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
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

漸自尤不可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
皆自頓悟得之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

復禮頓也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
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

數語先振起下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
克己復禮起伏既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
哉語勢起伏既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
見其味顏子既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
即禪家所謂之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
命之知性知天之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
人着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蓋吾書蓋
則易曉也上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
也下不為也上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
自為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也道德
不為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也道德
道之是以上不為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也
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
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
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
莊周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又高其筆
子亦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又高其筆

莊三

莊五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宜反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
雜之連之以羈馬訂二邑反編之以阜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檟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
免也其言沈洋上音汪下音羊自
恣以適己此數語真道著莊子

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

下句處義臺路寢即其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別

也居移氣養移體之也亦削其蹄也唯之籠絡也

治馬蹄也刻其也亦削其蹄也唯之籠絡也

絡其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鞵後鞵也

列之也卓棧槽櫪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

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

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

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

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而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

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亦

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即前篇仁義非

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 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

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

顛顛當是時之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民性得矣同於天者言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

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

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遊與此天放皆謂之也

齊物論之一而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謂之也

也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

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

中路未通也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

之人尚遠無害之上各隨其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

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

集二此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

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

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

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

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

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聖人蹇蹇下悉結反為仁跼跂為義而天下始

疑矣澶漫為采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

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莊二

北七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前及至

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強而行之貌踈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

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樂是也此又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

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得好處搏刻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搏刻

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

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不離安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出故曰情性不離安

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

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文結語

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闈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

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又

是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分明

是一箇畫馬圖也相槩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
背字下得如何衡也拒車上之物拒軌也月題今
也所謂額鏡也介倪也獨也受銜絡之意驚猛也
曼突也詭計以入銜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
受調服故銜轡之知至於抗敵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
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
衡拒之街轡之知至於抗敵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
闡拒之街轡之知至於抗敵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
此也匡正也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
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人之上古本無之縣
高揭而提起之意踉跂不自安也與左傳國語相
馬之詭街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
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是箇長技大葉處故或
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技大葉處故或
者以爲非莊子
所作却不然

莊子盧齋口義卷之三

